

故事一百種

十三妹大破能仁寺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67.61
119.3
189



十三妹大鬧能仁寺



妹 三 十

十三妹大鬧能仁寺

話說高堰外河通判安學海的兒子安驥，因為帶了銀兩從

京裏到淮安去救父，到了桂平地方，下在悅來店裏；不想遇見一個奇怪的女子，疑心是箇歹人，就和兩箇驢夫上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褚一官家去。原來那兩箇驢夫，



808420

一箇叫苟傻狗，一箇叫白臉兒狼，存心要謀劫財物，特地引安公子北去，走向黑風崗一路而來。

行了一程，到了黑風崗山脚，白臉兒狼對苟傻狗道：『你照



應行李，我先上崗去看看。』說着，把騾子加上一鞭子，奔上坡去。正走之間，不料冲出了一隻貓頭鷹，一翅膀正攔在那騾子的眼睛上，騾子一驚，就把白臉兒狼掀了下來，那騾子順山脚跑去。白臉兒狼見騾子跑了，爬起來就趕，一

直趕到一座大廟。安公子擡頭一看，山門上是一能仁古刹。四箇大字，正中山門外面，左右兩個角門，儘西頭有個車門也都關着。那東邊角門牆上，却掛着一個木牌，上寫「本廟安寓過往行客」。隔牆一望，裏面塔影冲霄，殿宇荒涼。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，挨門一棵樹下，放着一張桌子，一條板凳，桌上放着幾碗茶，一個錢筐籬。樹上掛着一口鐘，一個老和尚在這裏坐着，賣茶化緣。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：「這裏到二十八顆紅柳樹還有多遠？」那老和尚說：「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？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！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往南去纔是呢。」公子一聽：「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？」這時太陽已經快要落下去了。那老和尚說：「這時候不早了，依我說，你們

今晚且在廟裏住下，明日早起再走不遲。」說着，拿起鐘錘子來，噹噹噹的便把那鐘敲了三下。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，嘩啦一響，早走出兩個和尚來。一個是生得渾身精瘦，約有三十來歲；一個是個禿子，也有二十多歲，一齊向公子說：「施主尋宿處罷！廟裏現成的茶飯，乾淨房子住一夜，隨心布施，不爭你的銀錢。」公子還沒說出話來，那兩個和尚就先把那馱行李的騾子拉進門去。

公子進門一看，原來裏面是三間正殿，東西六間配殿，東南角上一個隨牆門，裏邊一角拐角牆擋住，看不見院落。西南上一個柵欄門，裏面馬柵槽道俱全。那佛殿門牕脫落，滿地鴿毛蝠糞，敗葉枯枝，只有三間西殿，還糊着牕紙，可以住人。那和尚便引了公子，奔西配殿來。公子站在台階上看着卸行李，兩個和尚也幫

着搭那馱子，搭下來往地下一放，覺得筋兩沉重，那瘦的和尙向着那禿子丟了個眼色道：『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，出來招呼客人。』那禿子會意，應了一聲。去不多時，只見從那邊隨牆門兒裏，走出一個胖大和尙來。那和尙生得濃眉大眼，赤紅臉，糟鼻子，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鬍子，腿兒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，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。他假作斯文一派，走到跟前，打着問訊說道：『施主辛苦了，這裏不潔淨，污辱衆位罷咧，請到禪堂裏歇罷。那裏諸事方便，也嚴緊些。』

公子一面答禮，便同了那和尙往東院而來。一進門，見是極寬展的，十分平正院落，正北三間出廊正房，東首院牆另有個月光門兒，望着裏面像是個廚房樣子。進了正房，東間有板隔斷堂

屋，西間一通連，西間靠牕南炕，通天排插，堂屋正中一張方桌，兩個杌子，左右靠壁子兩張春凳，東裏間靠西壁子，一張木牀，挨牀靠牕兩個杌子，靠東牆正中一張條桌，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，北面却又隔斷一層，一個小門，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，屋裏也放着臉盆架等物。那當家的和尚，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，自己在下相陪。這陣鬧，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。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，一輪皓月漸漸東升，照得院子裏如同白晝，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，堆在四間炕上。自家的和尚吩咐說：『那腳上的兩個夥計，你們招呼罷。』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。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：『三兒點燈來。』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，點了兩個蠟燭來，又去給公子倒

茶打臉水；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，也來照着恭恭敬敬服侍公子，公子心裏十分過意不去。

一時茶罷，緊接着端上菜來，四碟兩碗，無非豆腐麵筋青菜之類，那油盤裏，又有兩個虛子，一把酒壺。那老和尚隨後又拿了一壺酒來，壺梁兒上拴着一根紅頭繩兒。說道：『當家的這壺是你老的，也放在桌兒上。』那和尚陪着笑，向安公子道：『施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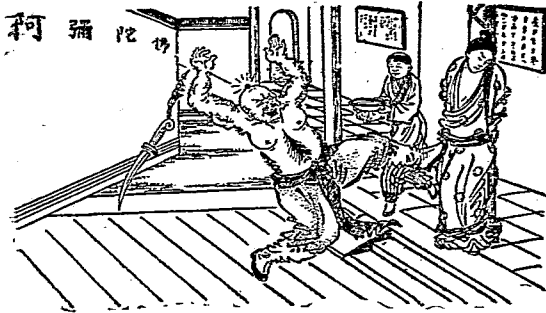


僧人這裏是個苦地方，沒甚麼好吃的。就是一盞素酒，倒是咱們廟裏自己淋的。」和尚說着，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斟了一盞送過去。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：「大師傅，不敢當！」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也斟上，端着虛兒，讓公子說：「施主，請！」公子端起虛子來，虛舉了一舉，就放下了。讓了兩遍，公子總不肯沾唇。那和尚說：「酒涼了，換一換罷。」說着，站起來把那盞倒在壺內，又斟了一喝，說道：「盞一只。僧人五葷都戒，就喝酒一口素酒，這個東西冬天擋寒，夏天解疫，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。喝了這一盞，我再不讓了。」

那和尚一面送酒，公子一面用手謙讓，說：「別斟了，我是天性不飲，抵死不能從命。」一時匆忙，手裏不曾接住，一失手，連盞

子帶酒掉在地，下把盞子碰了粉碎，潑了一地酒。不料這酒潑在地下，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，說道：『我將酒敬人，並無惡意。怎麼你酒也潑了，把我的盞子也碎了，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！』說着，伸過手要把公子便手腕拿住，往後一擰。

公子嚙了一聲，不由的就轉過臉去，口裏說道：『大師傅！我是失手，不要動怒！』那和尚更不答話，把他推到廊下，只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綁，又把那隻胳膊也拉過來，交代在一隻手裏攔住，膽出自己那隻手來，在僧衣裏抽出一根麻繩來，把公子的手捆上。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，戰兢兢的哀求說：『大師傅不要動怒！你看菩薩分上，憐我無知，放下我來，我喝酒就是了。』那和尚儘他哀告，總不理他，怒轟轟的走進房去，把外面外衣脫



了，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，往公子的胸前一搭，向後抄手，繞了三
四道，打了一個死扣兒。然後擰成雙股，往
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。繫了個繩頭，他便
叫三兒拿傢伙來，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
應說：『來了！來了！』手裏端着一個紅銅
鏟子，盛着半鏟子涼水，鏟子邊上攔着一
把一尺來長的牛耳尖刀，公子一見，嚇的
一身雞皮疙瘩，頂門上轟的一聲，只有兩
眼流淚，氣喘聲嘶的分兒，也不知要怎麼
哀求纔好。沒口子只叫：『大師傅，可憐你
殺我一個，便是殺我三個。』那和尚睜了

兩隻圓彪彪的眼睛，指着公子道：『小小子兒，別說閒話。你聽着！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，老爺是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有名的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。因爲看破紅塵，削了頭髮，在這裏出家，作這樁慈悲勾當。像你這個樣兒的，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。今日你既送上門來，老爺給你口藥酒兒喝，叫你糊裏糊塗的死了，就完了事呢。怎麼你抵死不喝。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。你先抵回死。我瞧瞧，我要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。說着，兩隻手一層層的把安公子的衣衿扯開，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，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膛兒來。他便向銅鑊子裏拿起那把尖刀，向安公子的心窩裏刺來。

忽見斜刺裏一道白光兒，從半空裏撲來，他一見就知道有

了暗算了。連忙就把刀子一掣，待要躲閃，讓那白光兒從頭上撲空了過去，然後騰出身子來，再作道理。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，那白光兒來得更快。颼的一聲，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，哎喲一聲，往後便倒，噹啷手裏的刀子也扔了。

那時三兒在旁邊正猷猷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，要看着這兩尖刀出彩；只聽咕咚一聲，他師傅跌倒了，嚇了一跳，說：『你老人家怎麼了？這准是使猛了勁，岔了氣了！等我騰出來扶起你老人家來吧。』纔一轉身，彎着腰要把那銅鏹子放在地下，好去攙他師傅，這個當兒，又是照前颼的一聲，一個彈子從他耳朵眼兒裏打進去。打了個過膛兒，從右耳朵眼裏鑽出來，一直打倒東邊那個廳柱上，進去嵌在木頭裏邊。那三兒只叫得一聲：『我的

媽呀！鏗！把個銅鑊子扔了，身子也倒在那裏了；那銅鑊子裏的水，潑了一台階，那鑊子唏唧唏唧的一陣亂響，便滾下台階去了。却說那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，昏不知人，只剩得悠悠的一絲氣兒在喉間流連。那大小兩個和尚，怎的一聲就雙雙的因體成聖，他全不得知；及至聽得銅鑊子掉在石頭上，鏗的一聲響亮，倒驚得甦醒過來。

一睜眼，見自己依然綁在柱上，兩個和尚又橫躺豎臥，血流滿面的倒在地下，喪了殘生。他口裏連稱怪事，說：『我安驥此刻還是活着？還是死了？這地方還是陽世？還是陰司？我這眼前見的這光景，還是人境啊？還是鬼境啊？還是……』這口裏句話，說還不曾說完，只見半空裏一片紅光，一直飛到面前。公子口裏說聲：

『不好！』重又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個人。只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，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，擰成雙股兒，在額上紮一個蝴蝶扣兒。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窄袖小襖，腰間繫一條大紅縐綢汗巾，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甩襠中衣，腳下的褲腿兒看不清楚，看只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，左肩上掛着一張彈弓，背上斜背着一個黃布包袱，一頭搭在右肩上，那一頭兒却向左肩脅下掏過來繫在胸前，那包袱裏面是甚麼東西，却看不出來。只見她芙蓉面上，掛一層威凜凜的嚴霜，楊柳腰間，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。雄糾糾氣昂昂的一言不發，闖進房去；先打了一照，回身出來，就用腳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牆邊，然後用一隻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，一隻手揪

住腰袴，提起來只一扔，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。他把腳下分撥得清楚，便蹲身下去把那刀子搶在手裏，直奔了安公子來。

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，不敢出聲，忽見她手執尖刀，奔向前來。說：『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！』說話間，那女子已走到面前，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，向自己懷裏一帶。便用手中尖刀穿到繩套兒裏，只一挑，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。這一頭兒一斷，那上身綁的繩子，便一段段的鬆了下來。安公子這纔明白：『她敢是救我來了。——但是我在店裏碰見一個女子，害得我到這步田地。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？好不作怪！』

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，却是擰成雙股挽了

結子。一層層繞在腿上的，他覺得不便去解，她把那尖刀背兒朝上，刃兒朝下，按定了分中一刀。到底只一割，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，兩根變作四根，四根變作八根，紛紛的落在腳下，堆了一地。他順手便把刀子吮嚙一聲，插在牕邊柱子上，這纔向安公子話得一個字，說道是：『走！』安公子此時鬆了綁，渾身麻木過了，纔覺得酸痛來；疼的他只是攢眉閉目，搖頭不語。那女子挺胸揚眉的，又高聲說了一句話：『快走！』安公子這纔睜眼望着他，說：『你：你：你：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裏去？』那女子指着屋門說：『去到屋裏去。』安公子說：『哪哪：哪我的手還捆在這裏，怎麼走法？』

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，轉向柱子後面一看，果然有條小



繩子搗了手，他便尋着繩頭解開，向公子道：「這可走罷。」公子鬆開兩手，慢慢的拿將過來，放在嘴邊，嘖嘖的吹着，說道：「痛煞我也！」說着，順着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扭，便坐在地下。那女子焦躁道：「叫你走，怎的倒坐下來了呢？」安公子望着淚流滿面的

道：「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。」那女子聽了，就把左肩的那張的彈弓，褪了下來，弓背向地，弓絃朝天，一手托住弓靶，一手按住弓鞘，向公子道：「

你兩手攀住那弓，就起來了。」公子說：「我這樣大的一個人，這小小弓兒如何攀得住？」那女子說：「你不要管，且試試看。」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，只見那女子，左手把弓靶一托，右手將弓鞘一按，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就把個安公子釣了起來。從旁看看，倒像樹枝兒上站着個纔出窩的小山喜鵲兒，前仰後合的站不住，又像明杖兒拉着個瞎子，兩隻腳就地兒捱走。

却說那公子立起身來站穩了，便把兩隻手倒轉來扶定那弓面子，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進房來，進門行了兩步，那女子意思，要把他扶到靠壁放的這張春凳上歇下。還不曾到那裏，他便雙膝跪倒，向着那女子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來解我這場大難，救了殘生，望你說個明白！我安驥果然不死，父子相見，那時一定重重

謝你。』那女子聽了這話，笑了一聲，道：『你方纔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，又不隔了十年八年，千里萬里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？』安公子聽了這話，再留神一看，可不是店裏遇見的那人麼？他便跪在塵埃說道：『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，姑娘不是我不相認，一則是燈前月下，二則姑娘的這番裝束，與店裏見的時節，大不相同，三則我也是嚇昏了，四則斷不料姑娘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。你真真是我的恩人！』那女子並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，就連公子在那裏磕頭禮拜，她也不會在意。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掛在北牆一個釘兒上，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，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一轉，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擲，只聽撲通一聲，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。又見她轉

過臉去，兩隻手往短襖底下一抄，就從衣襟底下，忒楞楞露出一把背兒厚，刃兒薄，尖兒長，靶兒短，剗鐵無聲，吹毛過刃，殺人不沾血的斬銅折鐵雁翎倭刀來。那刀露將出來，映着那月色燈光，明閃閃，顛巍巍，冷氣逼人，神光繞眼。指定炕上那黃布包袱，向安公子說道：『我這包袱萬分的要緊。如今交給你，你扎掙起來上炕去，給我緊緊的守着牠。少刻這院子裏定有一場大鬧，你要愛看熱鬧兒，牕戶上通個小窟窿，巴着瞧瞧使得，可不許出聲兒！萬一你出了聲兒，招出事來，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，你可沒有兩條命，小心！』說着，撲的一聲先把燈吹滅了，隨手便把房門掩上。公子一見說：『這是作甚麼呀？』那女子說：『不許說話！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。』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踏上炕去，也想要把那包袱

提起來，提了提沒有動，便兩隻手拉到炕上邊，一屁股坐在上頭，謹遵台命，一聲兒不哼，穩風兒不動的，聽他怎生個作用。

却說那女子吹滅了燈，掩上了門，她倚在門旁，不作一聲的，聽那外邊的動靜。約莫也有半碗茶時，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，從牆外走來，口裏唱着道：

八月十五兒照樓，兩個鴉虎子去走籌，一根燈草嫌不亮，
兩根燈草又嫌費油；有心買上一枝洋蠟燭，倒沒我這腦袋
光溜溜！

那女子聽了，心裏說道：『這一定是兩個不成材料的和尚。』她便舐破牕檣，望牕外一看，果見兩個和尚，嘻嘻哈哈，醉眼糊塗的走進院門。只見一個是個瘦子，一個是禿子。他兩個纔拐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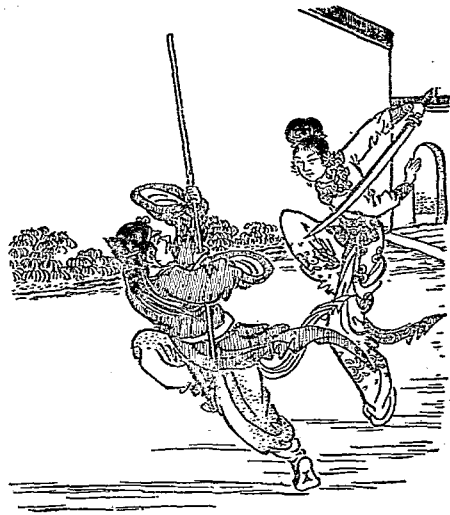
那座拐角牆，就說道：『噢！師傅今日怎麼這樣早，就吹燈兒睡了？』那瘦子說：『想了了了事兒罷咧！』那禿子說：『了了事，再沒不知會咱們來扛的』。二人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只顧口裏說話，不防腳底下噹的一聲，踢在一件東西上，倒嚇了一跳。低頭一看，原來是個銅鏟子。那禿子便說道：『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？這准是三兒幹的，咱們給他帶到廚房裏去。』說着，灣下腰去提那鏟子起來。一擡頭，月光之下，只見拐角牆後躺着一個人，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，道：『怎麼個呀？』再灣腰一看，他就跳將起來說：『敢則是師傅？你瞧三兒也僵了。這是怎麼說？』禿子連忙捺下鏟子，趕過去看了，也詫異道：『這可是邪的，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通不成？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？』禿子說：『別管那些！咱們踢

開門進去瞧瞧。」說着，纔要向前走，只聽房門響處，早躡出一個人來，站在當院子裏。

二人冷不防，嚇了一跳。一看見是個女子，便不在意。那禿子向前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女子答道：「是我！」禿子道：「是你，就問你咧。我們這屋裏那個人呢？」女子道：「這屋裏那個人，你交給我了嗎？」那瘦子道：「先別講那個，我師傅這是怎麼了？」女子道：「你師傅，這大概算死了罷！」瘦子道：「知道是死了。誰弄死他的？」女子道：「我呀！」瘦子道：「你講甚麼情理弄死他？」女子道：「准他弄死人，就准我弄死他。——就是這麼個情理。」瘦子聽了這話說的野，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。只見那女子不慌不忙，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，用了個葉底藏花的架式，撲通一個

反手巴掌，早打在他腕子上撒了開去。那瘦子一見，說：「怎麼着？手裏靈活，就打了我了。你等等兒，咱們爺兒倆較量較量。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師傅的少林拳，有多麼霸道。可別跑！」女子說：「有跑的不來了，等着請教。」那瘦子說着，甩了外面的僧衣，交給禿子說：「你閃開，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給你瞧。」那女子也不合他鬪口，便站立台堦前看他怎生個下腳法。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，轉向南邊，向着那女子拉了個門戶，把左手攏住，右拳頭往上一拱，說了聲：「請！」

那女子見他一拱手，也丟個門戶，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，舉起雙拳，先在他面門前一幌，這叫作「開門見山」。却是個花着兒，破這個架式，是用左手膊橫着一擔，封在面門，順着用



右手往下一抹，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擰，將他身子擰過來，却用左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，把下巴一掐，叫作「黃鸞擗腿」。那瘦和尚見女子的雙拳到來，就照式樣一搪，不想他把拳頭虛着幌了一幌，蹺回身去就走，那瘦子哈哈大笑說：「原來是個頑女筋斗的，不怎麼樣！」說着一個進步跟下去，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；

這一着叫作「黑虎偷心」。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，一眼看見那

女子背上明幌幌，直轟轟的掖着把刀，他就把拳頭往上偏左一提，照左肋骨上打去，明看着是着上了，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，早打了個空。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，趕緊的做了個拿樁勢。只這拿樁的這個當兒，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，甩開左腳，一回身噹的一聲，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。和尚哼了一聲，纔待還手，那女子收回左腳，却脚跟向地下一碾，輪起右腿，甩了一個旋風腳，把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腳，站腳不住，咕咕向後便倒。這一着叫作「連環進步鴛鴦拐」。那禿子看見，罵了聲：「這不反了嗎？」一氣跑到廚房，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，輪得風車兒般，向那女子頭上打來。那女子也不去搪牠，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，拔出刀來，單臂輪開，從上往下只一盞，聽得哧的一聲，把那火剪

齊齊的從中腰裏砍作兩段。那個和尚手裏只剩得一尺來長，兩根大耙頭釘子似的東西，怎的個鬪法？他說聲不好，丟下回頭就跑。那女子趕上一步，喝道：『狗男女，那裏走？』在背後舉起刀來，照他的右肩膀一刀，從左肋裏砍將過來，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蔥，剩了個斜岔兒了。這時，只見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握着脖子，從廚房裏跑出來，溜了出去。那女子也不追趕，向他道：『不必跑，饒你的殘生，諒你也不過是出去送信，再叫兩個人來；索性讓我一不作，二不休，見一個，殺一個，見兩個，殺一雙，殺個爽快。』說着，把那兩個尸首踢開，先清楚了脚下，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，一轟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尚，手拿鐵鏈棍棒，擁將上來。女子見這般人，渾頭渾腦，心裏想道：『這倒不好合他交

手，且打倒兩個再說。」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，托地一跳，跳上房去，揭了兩片瓦，朝下打來。一瓦正打中拿棗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，撲的一聲倒了，把槓子摺在一邊。那女子一見，重新跳將下來，將那槓子搶到手裏，掖上倭刀，一手輪開槓子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打了個落花流水，東倒西歪，一個個都打倒在東牆角跟前，翻着白眼撥氣兒。那女子冷笑道：「這等不禁廝打，也值的來送死；我且問你，你們廟裏照這等沒用的東西，還有多少？」

言還未了，只聽腦背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：「不多，還有一個。」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裏飛將下來。緊接着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，撒花蓋頂的，從腰後直奔頂門。那女子眼明手快，連忙丟下槓子，拿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，棍沉刀砍將將的抵一個住。她

單刀一攢勁，用刀挑開了那棍。回轉身來，只見一個虎面行者，前髮齊眉，後髮蓋頸，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，渾身上穿一件玄青緞排扣子滾身短襖，下穿一條玄青緞兒仙雞褪褲，腰繫雙股鸞帶，足登薄底快靴，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憨惠明，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。那女子見他來勢凶惡，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，那和尚也舉棍相迎。他兩個，一個使雁翎寶刀，一個使龍尾禪杖。一個棍起處似泰山壓頂，打下來舉手無情；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，觸着他擡頭便死。刀光棍勢，撒開萬點寒星；棍豎刀橫，聚作一團殺氣。一個莽和尚，一個俏佳人；一個穿紅，一個穿黑，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，來來往往，吆吆喝喝。這場惡鬪，鬪得來十分好看。那女子鬪到難解難分之處，心中暗想說：『這個和尚倒

來得恁的了得；若合他這等油鬪，鬪到幾時？」說着，虛幌一刀，故意的讓出一個空兒來。那和尚一見，舉棍便向他頂門打來；女子把身子只一閃，閃在一旁，那棍早打了個空。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，掣回棍便從下路掃着他踝子骨打來。棍到處，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腳兒，拳回去踢嗒一跳，便跳過那棍去。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，大吼一聲，雙手攢勁輪開了棍，便取他中路，向左肋打來，那女子這番不讓了，他把柳腰一擺，將身向右一拆，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脅下去。他却揚起左肱膊，從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綽，往裏一裹，早把棍綽在手裏。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，咬着牙，撒着腰，往後一拽。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，和尚險些兒不曾坐個倒蹲兒，連忙的插住兩腳，挺起腰來往前一掙。那女子趁勢把

那棍往懷裏只一帶，那和尚便跟了過來。女子舉刀向他面前一閃，和尚只顧躲那刀，不妨那女子擡起右腿用脚跟向胸脯上一登，他却立腳不穩，不由的撒了那純鋼禪杖，仰面朝天倒了。那女子笑道：『原來也不過如此！』那和尚在地下，還待掙扎，只聽那女子說道：『不准起動，我就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蒜頭。』說着，掖起那把刀來，手起一棍，打得他腦漿迸裂，霎時間青的紅的白的黑的都流了出來，嗚呼哀哉，敢是死了。

那女子回過頭來，見東牆邊那五個死了三個，兩個掙扎起來，在那裏把頭碰的山響，口中不住討饒。那女子道：『委屈你們幾個，算填了餚了；只是饒你不得。』隨手一棍一個，也結果了性命，那女子片刻之間，整整殺了十個人。她這纔擡頭望着那一輪

冷森森的月兒，長嘯了一聲，說：『這纔殺得爽快，只不知屋裏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活！』說着，提了那禪杖，走到窗前，只見那窗櫺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。他巴着往裏一望，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，坐在那地方，兩個大姆指堵住了耳門，那八個指頭握着眼睛，在那裏藏貓兒呢！那女子叫道：『公子，如今廟裏的這般強盜，都被我斷送了，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，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，向各處打一照再來。』公子說：『姑娘，你別走。』那女子也不答言，走到房門跟前看了，看那門上並無鎖鑰鈕扣，只釘着兩個大鐵環子。他便把手裏那純鋼禪杖，用手灣了轉來，灣成兩股，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裏，只一擰，擰了個蕩花兒，把那門關好。她重新拔出刀來，先到了廚房，剗身就穿過那月光門，出了

院門，奔了大殿而來，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奉，連佛像也是蒙滿塵灰，順路到了西配堂一望，寂靜無人，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柵欄門；進門一看，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，正西一帶灰柵，正南三間馬棚；那馬棚裏卸着一輛粗蓆蓬子大車；一頭黃牛，一匹葱白叫驢，都在空槽邊拴着；院子裏四個騾子，守着些草料在那裏啃。南頭一間，堆着一地喂牲的口草料，草堆裏臥着兩個人；從牕戶映着月光一看，只見那兩人身上只剩得兩條褲子，上身剝得精光，胸前都是血跡模糊，碗大的一個窟窿，心肝五臟都掬去了。細認了，却是那兩個驃夫，那女子看見點頭道：『這還有些天理。』說着，轉身奔到了正房。那正房裏面燈燭點得正亮，兩扇房虛掩，推門進去，只見方門溜了的那個老和尚，守着一堆炭火，旁

邊放着一把酒壺，一盅酒，正在那裏燒兩個騾夫的狼心狗肺喫呢！他一見女子進來，嚇的纔待要嚷，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，說：『不准高聲，我有話問你；說的明白，饒你性命。』不想這一按，手重了些，按錯了筍子，把個脖子按進腔子裏去，哼的一聲也交代了。那女子笑了一聲說：『怎的這等不禁按？』她隨手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，裏外到處一照，只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類，又見那炕上堆着兩個騾夫的衣裳行李；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；拿起那信來一看，上寫着褚宅家信，那女子自語道：『原來這封信在這裏。』回手揣在懷裏，邁步出門，義的一聲，縱上房去。又一縱，便上了那座大殿，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，只見前是高山，後是曠野，左無村落，右無鄉鄰，止那天上一輪冷月，

眼前一派寒烟，這地方好不冷靜！又向廟裏一望，四邊寂靜，萬籟無聲，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，說：「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！」

看畢，順着大殿屋脊回到那禪堂東院，從屋上跳將下來；她就先到廚房，向竈邊尋了一根稻藁，在燈盞裏蘸了些油，點將出來；到了那禪堂門首，一着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，進房先點上了燈。那公子見她回來，連忙站起來道：「姑娘，人非草木，方纔我安驥只爲自己沒眼力，沒見識，誤信人言，以致自投羅網，被那和尚綁上，要取我的心肝。若不虧姑娘前來搭救，再有十個安驥，只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。此恩終身難報，却不知姑娘因何前來救我，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，還求你說個明白，再求你留下名姓，待我安驥稟過父母，先給你寫個長生祿位。」

牌兒，香花供養，你的救命深恩，再容圖報。」那姑娘道：「我的姓名，雖然可以不談，有等知道我的，認識我的，都稱我作十三妹，你叫我十三妹就是了。」安公子聽了這話，想了一想道：「姑娘，你這稱呼，是九十的「十」字，還是金石の「石」字？」十三妹道：「這隨你算那個字都使得。」接着，便長歎了口氣，眼圈兒一紅，說道：「你要知我的來歷，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。我父親也做過朝廷的二品大員。」安公子接着問道：「姑娘既是位大家閨秀，怎生來得到此？」十三妹道：「你聽我說，我父親曾任副將，只因遇着了個對頭，得罪了那廝，他就尋個縫子，參了一本，將我父親革職拿問，下在監裏，父親一氣身亡。那時要仗我這把刀，這張彈弓子，不是取不了那賊子的首級，要不了那賊子的性命。因爲



扭扣子，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；我只得靠着這把刀，這張彈弓，尋

找些沒主兒的銀錢用度。』這安公子聽到這裏，問道：『姑娘，世間那有沒主兒的銀錢？』姑娘道：『你是個執袴膏粱，這也無怪你不知；聽我告訴你，即如你這囊中的銀錢，是自己折變了產業，去救你的令尊，交國家的官項，這便是有主兒的錢。再如這清官能吏，勤儉自奉，贖些廉俸；那買賣經商，辛苦販運，贖些資財；那莊農人家，耕種耙鋤，贖些衣食，也叫作有主兒的錢。此外有等貪官污吏，不顧官聲，不惜民命，腰纏一滿，十萬八萬的飽載而歸；又有等劣慕豪奴，主人賺朝廷的，他便賺主人的，及至主人一敗，他就遠走高飛，捲囊而去；還有等刁民惡棍，結交官府，盤剝鄉愚，仗着銀錢，霸道橫行，無惡不作，這等錢都叫作沒主兒的錢。凡是這等錢，我都要用他幾文，不但不領他的情，還不愁他不雙手奉送。這

句說話，要明講，就叫那女強盜了。」公子說：「姑娘既是官宦人家的千金，怎生有這般的本領？倒要請教。」那姑娘道：「這也有個原故。我自幼也曾讀書識字，自從我祖父手裏，就了武職，便講究些兵法陣圖，練習各般武備；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真傳，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，便無般的不愛。我父親膝下無兒，就把我當個男孩兒教養。見我性情和這事相近，閒來也指點我的刀劍鎗法，久之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；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書，纔知不但技藝可以練得精，就是膂力也可以練得到。若論十八般兵器，我都是拿得起來，只這刀法鎗法彈弓射箭拳腳，卻是老人家口傳心授；這便是我的來歷。我可不是上山學藝，跟着黎山老母學來的。」便又問道：「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，就要請教你了。我在

悅來店臨別的時節，這等的囑咐你，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再走；你到底不候着我回店，索性等不到明日，倉猝而行，這怎麼講？這也罷了！只是你又怎的會走到這廟裏來？到要請教。」安公子聽了這話，慚惶滿面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問到這裏，我安驥誠惶誠恐，愧悔無地，如今真人面前講不得假話。我在店裏聽了姑娘的那番話，始終半信半疑，原想等請了褚一官來，見他再作道理；不想那去請褚一官的驢夫，還不曾回來，那店主人便來說了許多的混帳話，我益發怕將起來；正說着，兩個驢夫回來，又備說這褚一官不能前來，請我今晚就在他家去住的話。那驢夫店家，又兩下裏一齊在旁攬掇，是我一時慌亂，就匆匆而走；不想將上那座高嶺，又出椿岔事，偏偏的又投了這凶僧的一座惡廟，正所謂「飛蛾投

火，自取焚身。」現在我眞眞的媿悔無地！」十三妹道：「你也曉得後悔，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。聽我告訴你，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這兩個驢夫，倒是你的勾魂使者。」安公子聽了喫驚道：「姑娘，你此話怎講？」姑娘道：「今日這場是非，也叫作合當有事。我今日因母親的薪水不繼，偶然出來走走，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，遇見兩個人在那裏說話。我騎着驢兒，從旁經過，只聽得一個道：「咱們有本事，硬把他被套裏頭這二三千銀子，搬運過來，還不領他的情呢！」我聽了這話一想，這豈不這一樁現成的事，與其等他搬運，我何不搬運來用用！因把牲口一帶，繞到山後，要聽聽這樁事的方向來歷。」當下便把他們，怎的商量，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回來，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，怎的到黑風

崗要把他推落山澗，拐了銀子逃走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此時安公子纔如夢方醒。

只聽他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安龍媒枉讀詩書，在你覆載包羅之下，全然不解。如今看了你這番雄心俠義，竟激動我的性兒了，我竟要借你這把鋼刀一用。」說着伸手就拿那刀。十三妹一把接住他問道：「你這又作甚麼？」安公子道：「我要尋着那兩個驃夫，把這大膽的狗男女，碎尸萬段，消我胸中之恨。」十三妹道：「這樁事不勞費心，方纔那位大師傅，不曾取你的心肝的時候，二師傅已就把他兩個的心肝取了去了。你要不信，給你個憑據看看。」說着向懷裏掏出一封信來，遞給公子。安公子一看，果然是交驃夫送去的那封信，連說道：「有天理呀，有天理！」十三妹又

向安公子道：『俗語說的救火須救滅，救人須救激。我明明聽得那驢夫說，不肯給你送這封信去請褚一官；況且那褚一官，我也略曉得些消息，便去請他。他三五天裏也來不了。就讓你在悅來店呆等，不致遭驢夫的毒手，你又怎能夠到得淮安？所以我纔出去走那一趟，要把事替你佈置的周全安妥，好叫你大路躡程，早的圖一個父子團圓，人財無恙。不想我把事情弄妥了，趕回店來，你倒躲了我，問問店家，他說的言語支離，推說不知去向，及至問到他無話可支了，他纔說是兩個驢夫，請你到褚家住歇去。我一聽這事不好了，這兩個既不會到褚家去，褚家這話從何而來？可不是要賺你上黑風岡去。這樣一來，這豈不是我不會提你出火炕來，反沉你到海底去了麼？我十三妹這場孽，可也造得不淺！

我就撥轉頭來，順着黑風崗這條路趕來。我一口氣趕到廟前，還不曾見個端的，就一縱身上山門，往廟裏一望，只見正殿院落漆黑；只有那東西兩院，看得見燈火。及至我上了房，隱在山脊背一看，正見那凶僧，手執尖刀，和你公子說那段話。彼時我要跳下去，誠恐一個措手不及，那和尚先下手，傷了你的性命；因此暗中連放了兩個彈子，結果了兩個僧人。至於後來的那般禿廝，都是經公子親眼見的。我原無心要他的性命，怎奈他一個個自來送死，也是他們惡貫滿盈，莫如叫他早把這口氣還了太空，早變個披毛戴角的畜生，倒也是法門的方便。再說假如這時要留他一個，你未必不再受累，又費一番唇舌精神，所以纔斬草除根，不會留得一個。安公子，如今你大約該信得我不是爲打算你這幾千

兩銀子而來了罷？」

此時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語，說得閉口無言，停了會兒。安公子纔想起那黃布包袱，就連忙到炕上，雙手抱起來，送到十三妹跟前，放在桌兒上說：「姑娘，這是你交給我看守的那個包袱，我聽你說的要緊，方纔鬧得那等亂烘烘的，我只怕有些失閃，如今幸而無事，原包交還，姑娘收明了。」姑娘道：「借重費神，只是我不領情，這東西與我無干，卻是你的。」安公子詫異道：「這分明是姑娘方纔交給我的，怎生說是我的東西起來？」十三妹道：「你聽我說，方纔在店裏的時候，你不說你令尊的官項，須得五千餘金，纔能無事麼？如今你囊中正得二千數百兩，纔有一半，聽說他老人家又是位一塵不染，兩袖皆空的，世情如紙，只有

錦上添花，誰肯雪中送炭，那一半又向那裏弄去？萬一一時不得措手，後任催得緊，上司逼得嚴，依然不得了事。那時豈不連你這一半的萬苦千辛，也前功盡棄？所以今日晌午，我在悅來店出去，去走一趟，就是爲此。我從店中別後，便忙忙的先到家中，把今晚不得早回的原由，稟過母親；一面換了行囊，就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着你提的那位老英雄，要暫借他三千金，了你這樁大事。這位英雄就借了二百兩足色黃金，大約也夠三千兩光景，你就好好收了罷。』說着解開包袱，又把兩封紙包拆開，只見包着二百兩上色葉金。這時安公子承這位十三妹姑娘，保了資財，救了性命，安了父母，已是喜出望外；如今又見他這番深心厚意，宛轉成全，又是歡忻，又是感激。想起自己一時的不達時務，還把她當作

個歹人看待，又加上了一層懊悔，一層羞媿，不覺得那兩行眼淚，就如湧泉一般，流得滿面啼痕。向那姑娘道：「姑娘，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。自古道：『大恩不謝。』此時我倒不能說那些客套虛文，只是我安驥有數的七尺之軀，你叫我今世如何報答？」十三 妹道：「公子你也且住悲啼，不須介意。要知天下的賞財，原是天下的公共的，不過有這口氣在，替天地流通這樁東西。說這是你的，那是我的，到頭來究竟誰是誰的；只求個現在取之有名，用之得當就是了。花用得當，萬金也不算虛；花用得不當，一文也叫作枉費。卽如這三千兩金，成全了你的一片孝心，老人家半世清名，這就不叫作虛花枉費；不但授者心安，受者心安，連那銀子都算不枉生在天地間了！何況我這幾兩銀子，這手來，那手去，你又何必

這等較量錙銖？安公子聽了，只有領受，不好辭卻。這時早已過了半夜，安公子整了整行李，就趁着那斜月殘星上路。十三妹也就護送了一程，方纔大家分路各自走了。



| |
|-------|
| 57.61 |
| 19.3 |
| 89 |

